

俄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关键词: 俄罗斯文化 知识分子 弥赛亚意识 普世主义

通讯地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 宅电: 62276916。电邮: zhangjh171@sohu.com

“知识分子”是俄国历史和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群体,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并且它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意在梳理作为学术概念和文化现象的“知识分子”一词在俄国历史中的演变,并以此强调俄国思想史中“知识分子”概念的特殊性以及俄国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

一、从“Intellegens”到“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知识分子”概念在欧洲之源一般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智者身上,而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和家庭教师,特别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士”(Les philosophes)被视为“智者”的继承人。但是在当代著名学者赛义德(Edward Said)、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伯林(Isaiah Berlin)、科塞(Lewis Coser)、利哈乔夫(Д.С. Лихачев)等人的眼中,“智者”们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文字解释权和话语权,但是缺少对丰富知识的渴求,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自身思想和价值的肯定,对伟大理想和理念的传播,以及对社会文化的深刻批判。即所谓知识分子应该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但是与中世纪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1] (P.5.)};“他们是精神上自由的人,他们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信念为生命”,“知识分子素养的基本原则是精神自由(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свобода),自由在这里属于道义的范畴。”^[2]

如此看来,确实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概念(понятие)做一梳理,因为俄文“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或 интеллигенты、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①词意的生成和流变有一个较

项目来源: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6年度规划项目(06JA770005);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复杂的过程。^①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来源于拉丁语“Intellegens”，其含义为“理解的”（понимающий）、“思考的”（мыслящий）和“理智的”（разумный），其动词“Intellego”的含义相应为“理解”“思考”和“感知”。古罗马时代著名思想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翻译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的著作时，将“Intellegens”的含义扩展为“Intellegentia”，意为“理解能力”。随后“Intellegentia”的含义在后人使用时再度加以扩展，其含义包括：其一作为名词使用，即“解释力”“理解力”“认识力”和“认知力”等；其二包含动词意义，即“理解”“思想”和“辨别”等；其三外延为指特殊技能，即“能力”“技术”和“方法”等。在1725—1750年间，俄国著名学者特列基亚科夫斯基（В.К.Третьяковский）将拉丁语“intellegentia”以意译的形式翻译为俄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将该词的含义解释为“理性”（разумность）。后来到1819年，彼得堡大学教授加利奇（А.И.Галич）在编辑《哲学辞典汇编》时将“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收入，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学说将其解释为“理性精神”和“高级意识”。^{[3](PP. 247-248.)}俄国文学家舍尔古诺夫（Н.В.Шелгунов）也主张将俄国知识分子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和“理智力”。^{[4](P.204.)}

二、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由个体向群体的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了。美国历史学家拉伊夫（Marc Raeff）认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产生，“叶卡特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统治末期，文明社会的蓝图已初具规模，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必要的社会机构和制度都没有建立，而且也没有一个能建立起来。但亏得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创导改进的国家政策，作为文化上层喉舌和思想意识温床的一支知识分子队伍发展并壮大起来。一方面是文明社会与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君主独裁，要求尽量缩小人民自由活动的范围，这两者之间出现了真空。怎样填补这一真空，由谁来填补，这就是19世纪开始时俄国面临的挑战。”^{[5](P.82.)}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表明俄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政府完全失去信心了，表明贵族阶层与沙皇之间出现了裂痕。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最终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②，它的重要标志是在此时期，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围绕着俄国向何处去，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论战，这场思想论战最后演变成政治论战。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向何处去？最终在俄国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政治分野，这场持续20余年的大论战充分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思考的意识。

整个19世纪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从数量到内部结构迅速发展的阶段，到19世纪末俄国的知识阶层的人数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增长。1897年全俄普查的数字表明，在1.26亿俄国居民中，从事教育工作的超过17万人，从事图书馆业工作的约1000人，从事图书贸易的5000余人。全国约有1.8万名画家和演员，3000名学者和文学家，宗教界人士总计25万。十月革命前，知识阶层约占俄国总人口的2.2%。^{[4](P. 205.)}

俄国知识分子的来源主要有二：第一批知识分子基本上来自于俄国社会的贵族阶层，如

计划资助”（НСЕТ）。

^①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ы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在俄国最古老的，成书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达里（В.И.Даль）所编《现代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网络版中未见其词条和解释。

^②中国学者通常把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译为知识阶层，以强调其共同使命，强调它是一个知识人组成的共同体。将интеллигенты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译为知识分子，强调其职业特征和教育特征。

^③对此利哈乔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参见：利哈乔夫：《论俄国知识分子》，//《新世界》（Лихачёв Д.С.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овый мир.М.,1999. №.2.），莫斯科1999年第2期）；而别尔嘉耶夫认为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的“农奴制改革时代”（参见：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3页）。

拉吉舍夫(А.Н.Радищев)、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和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等。19世纪30、40年代以后,平民知识分子(разночинецы)登上了俄国政治舞台,如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杜波留波夫(Н.А.Добролюбов)等。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工商业资产阶级家境出身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农奴出身的知识分子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因此,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认为:“知识分子的队伍是从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合组成的,开始时贵族占有优势,后则是平民知识分子居多。多余的人、忏悔贵族以及后来的积极革命者——这就是实际存在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成分。”^{[6](P.26.)}正因为如此复杂的群体构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有时是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想、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激烈交锋。尽管它为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规划了各种道路和方案,但是它自身却没有实践和实现这些设想的能力,他们或者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农民身上,或者是寄托于沙皇政府身上,或者是资产阶级身上,或者是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在俄国社会中,知识分子无法形成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它仅仅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社会群体。

三、知识分子概念的“俄国化”

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影响的扩大,“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便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广泛使用了。俄语中的“知识分子”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特别是哲学层面、道德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

就哲学层面而言,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与俄国知识阶层的主观认识为“知识分子”概念增添了丰富内容。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德国哲学被称为古典哲学,康德(Immanuel Kant)、费希特(Johann Fichte)、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等为其代表人物,此时的德国哲学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出发,把理性、概念奉为最高原则,关注对现象和本质、有限和无限、知性和理性、同一和差别、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个体和群体、必然和自由等“纯哲学范畴”问题的认识。黑格尔(Georg Hegel)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巅峰之代表和沟通古典与现代德国哲学的关键人物,在他的思想中既有“绝对理念”等纯理性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有了对世界历史、英雄史观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而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家因“书斋”外剧烈的社会变革的冲击,在坚持“理性主义”学术原则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变革,使得欧洲文化传统和德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再度被高扬,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哲学家则完成了“非理性主义”(“唯意志论”)的哲学使命,他们呼唤解释生命,关注人生,贬抑科学理性。

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对俄国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持续性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熟知日耳曼语,他们可以直接地、完整地接受德国哲学的影响。这里不仅有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对以霍米亚科夫(А.С.Хомяков)、阿克萨科夫(К.С.Аксаков)、赫尔岑为代表的“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и)人士和以安年科夫(П.В.Анненков)、卡维林(К.Д.Кавелин)、恰达耶夫、别林斯基为代表的“西欧派”(западники)人士的影响,对以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舍斯托夫(Л.Шестов)、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家的影响,也有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哲学思想对以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查苏利奇(В.И.Засулич)、列宁(В.И.Лени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巨大影响。19世纪俄国著名哲学家斯坦凯维奇(Н.В.Станкевич)感叹:“如果在黑格尔那

里找不到幸福，就别想生活在光明之中。”^{[6](P.72.)}因此别尔嘉耶夫评价：“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的兴趣特殊地浓厚，俄罗斯是那样地倾慕黑格尔、谢林、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Saint 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马克思，这些思想家即使在自己的祖国任何时候也没有得到这种殊荣”，“黑格尔在俄国完成了空前的业绩，其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保持到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于俄罗斯来说，黑格尔是人类思想的顶峰，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对世界的所有问题的解决。他影响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思想。”^{[6](PP.25,71-72.)}随着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大规模地介绍到俄国，基于对“知识分子”（德语Die Intelligenz）进行“理性思维”和“高级意识”理解的德国哲学传统也同时传入俄国，俄语中“知识分子”深厚的哲学基础从此建立。即“西欧哲学从独立思考精神的哲学天国‘下凡’，在俄国土地上获得了形象比喻的和社会实践的等价物，哲学圣者变成了哲学爱好者——智慧爱好者——理性的爱好者。独立思考的实体成为思想家的同道者，更确切地说是真正的思想工作者。而且理性本身在俄语解释中也已经降到民间成语、俗语的语义上，目的在于培养智慧、理性、教益和教化功能等等。在这里，理性的地位已经降到正常生活的不受重视的位置上，就像被误解的智慧一样。”^{[3](PP.248-249.)}

就道德层面而言，俄国历史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的土壤为“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塞亚意识”（мессианство）和“普世主义”（универсализм）。

俄罗斯文化中的“弥塞亚意识”就是救世主思想，其本质是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它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态，“弥塞亚意识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特征”。^{[7](p. 261.)}普世主义是基督教教义内容，也是东正教的世界观，更是俄罗斯文化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内容。它强调俄罗斯是天神所赋的、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的民族。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率众皈依东正教，此后的罗斯便为自己命名“神圣罗斯”（Святой Русь），而不是“伟大罗斯”或是“美丽罗斯”。因为“这一名称并不是指俄罗斯人事实上的圣洁，而是表达了他们的历史原则本身；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它是指对绝对的理想是使俄罗斯人民万死不辞的唯一力量。”^{[8](P. 32.)}俄国东正教会在理论上、甚至在教义中为弥塞亚意识做了深厚的铺垫。1492年，莫斯科的都主教佐西玛（Зосима）在《复活陈述》中提出三个耶路撒冷的理念，即除圣地耶路撒冷外，君士坦丁堡是第二个耶路撒冷，而莫斯科是第三个耶路撒冷，是真正的上帝国度。1530年，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洛费（Филофей）上书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Василий III Иванович），称人类历史的发展即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将是未来正教世界的中心。“尊敬的沙皇啊！因为一切信仰基督教正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您的统一的王国之中，您就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基督教沙皇。两个罗马已经灭亡，只有第三个罗马永存不朽，而第四个罗马则是不会存在的。”^{[9](P. 381.)}

自此开始，俄国思想家们就强调俄罗斯是天神所赋予的、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的民族，俄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结和使命感，在普世主义的精神的驱使之下，一方面审视着俄国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关注着西欧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再一方面规划着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霍米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和“村社”（Мир）代表了俄罗斯文化的普世意义。达尼列夫斯基（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强调西方文明已经走向没落，只有斯拉夫类型的文化是最高级别的文化形式，强调斯拉夫文化和斯拉夫主义的救世意义。^{[10](P.169,397.)}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ев）则从人本主义出发创立了神智哲学，即世界的再生是由神和人共同完成的，即“人神类”和“神人类”，这个完善的人就是俄罗斯的“弥塞亚”——“索菲亚”，她是神的智慧的最高体现。因此别尔嘉耶夫断言：“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就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的困扰是不信教的人所固有的。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甚至在他们脱离了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

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6](PP.245-246.)}

就社会层面而言，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批判者、规范者和建设者，乃至领导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知识分子一词在俄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不同于西方的 intellectual（俄语 интеллект））。作为 intelligensia(俄语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成员，不只关心其个人福祉，而且更加关怀社会的福祉，愿意尽力谋求社会的利益。

对此，各国学者都给予充分的肯定。白银时代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是表现在知识水平上，也不是表现在理性力量上，而表现在他的心灵和良心上。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良心几乎总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理性上却总是常常找寻不到方向。”^{[11](P.34.)}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评价：“19世纪俄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把自己长期地动员起来反对独裁政权，因为这个政权的每一项措施都否定知识的权利及其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求”，“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1](P.5,155.)}以塞亚·伯林评价：俄国“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动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权，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战友。”^{[12](P.166.)}中国学者徐凤林评价：“俄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具有‘经世’的作风，其世界观是一种‘实践的世界’，他们从不满足于对世界的理性认识，而总是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世界，造福人民；他们的思想活动和艺术创作都是同时在传布道义或宣布理想，不习惯于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不执着于创造各种理论体系，而总是把‘学问’与‘事业’联系起来，而‘事业’正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共同事业’。”^{[13](P.1.)}

“1825年12月14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共同志向的精神群体出现在彼得广场上。十二月党人起义证明一大批精神自由的人出现了”。^[2]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作为有知识的贵族阶层的先进人士不仅专注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而且致力于革命实践，即“行动起来，尽可能地行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发言权……不要，也不应该相信空话，应该相信行动。”^{[14](P.38.)}他们确立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状态是临时最高政权机关最神圣和义不容辞的义务”，谁阻挠废除农奴制，谁就是“祖国的敌人”和“叛徒”^{[14](P.74.)}。他们以自己的可歌可泣的实际行动开创了俄国的革命运动时代。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斯拉夫派”理论家阿克萨科夫强调知识分子“离开了人民的土壤就没有基础，离开了人民就没有任何现实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任何善良的思想，任何在根源上没有同人民的历史土壤相联系，或者没有在本质上从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机构，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而且还会变成一堆废物。”^{[15](P.89.)}1869年，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民粹派领袖巴枯宁（М. А. Бакунин）向俄国进步青年发出了“到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的号召，致力于发动人民革命的实际社会工作之中，他告诫：“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16](P.52.)}另一位民粹派理论家多尔古申（А.В.Толкушин）在《致知识分子》中也呼吁：“你们知识分子都非常了解目前极不正常的世道，所以我们号召并呼吁你们到民间去，以唤起人民为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反抗。谁只要能够，谁就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必考虑，不论作出什么牺牲对他来说都不会代价太高。”^{[16](PP.257-258.)}在俄国，作家往往肩负着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重任，英国作家约翰·卡勒（John Karrer）羡慕回忆：“在俄国，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固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以人民的身份为人民讲话。”^{[13](P.2.)}直至19世纪末，“知识分子”在概念上与“革命者”（революционер）和“反对派”（оппозиционер）没有太大的区别。^{[17](P.106.)}

因此可以说，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以自己巨大的牺牲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自

身严格的道德要求为初为“舶来品”的“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独特的、丰富的、标志性的内容。别尔嘉耶夫曾经自豪地宣布：“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的现象，它具有俄罗斯的特点。”^{[6](P.25.)}当代俄罗斯思想大师利哈乔夫同样认为知识分子“这是纯粹的俄罗斯的概念，就其内容主要是使人联想和激动的概念”，“按照惯例，在外语和辞典中，‘知识分子’词汇不仅仅是其本身，而是与附加的‘俄罗斯的’一起来翻译的”，“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自由的社会阶层只存在于俄罗斯，而在西方却不为人注意。”^[2]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谁在俄国最先使用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词汇？文学家、出版家和政论家博博雷金(П. Д. Боборыкин)在 1866 年使用了“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概念，并且在 1875 年从日耳曼文化中采用了这个词来界定在俄国从事“智力”(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活动的社会阶层，将“知识分子”定义为掌握“高尚的智力和伦理文化”(высокая умственная и э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的人，知识分子是俄国“道德和伦理现象”(морально-э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认为这是与其他阶层，包括“智力劳动者”(работники ум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的最大区别，而“智力劳动者”仅仅是“受教育阶层”(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класс)的同义词。因此，他在 20 世纪初的几次文稿中宣布自己是使用“知识分子”概念的第一人，是“知识分子”概念的“教父”(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18]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从十月革命前格纳拉特兄弟编撰的辞典和 1983 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都持如是说。^{[19](P.1590.)}然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施密特(С.О.Шмид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老师、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В.А.Жуковский)早在 1836 年就写下了“优秀的彼得堡贵族代表了整个俄国欧化的知识分子”的句子。^{[3](P.247.)}

因此，18 世纪下半期和 19 世纪初分别是俄国知识分子个体和群体形成时期。无论就其“个体”，还是“群体”，俄国知识分子都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出世”并“立世”的。

于是，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背景和特点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概念连同其他语言的音译(英文intelligensia; 法语intelligence; 德语die intelligenz)最终为其其他民族和国家所接受，其概念沿用到现当代。^①正如当代西方思想大师以塞亚·伯林所言：“‘知识阶层’为杜撰于 19 世纪的俄国字，如今已有通行世界的意义。我想，这现象本身，连同其历史后果，以及其名符其实的革命后果，是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20](P.144.)}

参考文献

- [1] 科塞著, 郭方等译,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2] Лихачев Д.С.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овый мир.Москва,1999. №.2.
- [3] Кондаков И.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2003.
- [4] 泽齐娜等,刘文飞等译, 俄国文化史[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5] 拉伊夫著, 蒋学祯等译, 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M],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6.
- [6] 别尔嘉耶夫著, 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7] Забиянк В.С.Источни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2002.
- [8] 叶夫多基莫夫著, 杨德友译,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9] Васецкий Г.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① 据笔者所见，在现当代规范化的俄文和英文学术著作中，在谈及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时，大多使用“интеллектуал”(英语intellectual)，而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intelligencia)时较为谨慎。

мысл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Москва,1955.Т.1.

[10]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Москва,1991.

[11]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осква,1914.Т.14.

[12] 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柏林谈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3] 弗兰科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14] 涅奇金娜著,黄其才等译,十二月党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5] 马里宁著,丁履桂等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6] 中央编译局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7] Блохин В.Ф.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ый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Брянск,1996.

[18] Боборыкин П.Д.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Москва,1904.№.12; И его другая статья: Подгнившие “Веги”//В защиту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статей.Москва,1909.

[19] 普罗霍罗夫等编辑,赵洵等译,苏联大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0] 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The dissection of concept of intelligentsia in russian culture

ZHANG Jian-hua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R.P.China)

Abstract:Intelligentsia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the background of russian culture,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central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idea. Intelligentsia in russian contains not only the original meaning from thought,psychology and sense,but also the expanded meaning from philosophy,morality and society.

Key words:Russian culture,intelligentsia,Messianic Consciousness,Universalism